

孙亚平
著

身剑双姝

上

版社

奇 川 双 妹

用 限 表

孙亚平 著

蓝天出版社

目 录

楔 子	(1)
第一回 长安少年游侠客	(9)
第二回 战士军前半死生	(30)
第三回 道是无晴却有晴	(55)
第四回 山色空濛雨亦奇	(84)
第五回 多少楼台烟雨中	(109)
第六回 惊起一滩鸥鹭	(138)
第七回 故教明月玲珑地	(167)
第八回 将军金甲夜不脱	(196)
第九回 画堂无限深幽	(231)
第十回 莫教金樽空对月	(258)

楔 子

隋大业八年（公元六一二年），时值寒风摧树木，严霜结庭兰的冬季，京师长安被一幅白蒙蒙的雪幕所罩，空中飘飘洒洒兀自落个不停。那飞絮散花，蝶粉鹤毛，直将大地变作一个乾坤不夜，天地无尘的世界。这场雪，将平日喧嚣热闹的帝都下得静了。这时，有十余个骑者，由西往东，经殖业、开化、崇义、宣阳诸坊，朝城东都会市而去。

为首一人，面黑体壮，在一身火红衣袍之外披了件貂裘，腰挎一柄单刀，足蹬乌皮靴，看外表不用问，便知是个火辣辣性子的莽汉。身后左首是个面白皮净，风流儒雅的少年佳公子，外著一袭白狐轻裘，狐裘领外露出一截剑柄。右首乃是个身材瘦削，鹰目如电的青年公子，他面皮微黄，带悬长剑，罩一领青豸厚貉。路人知是朝中达贵子弟，纷纷让开道来。这干人至都会市徐家酒楼门首停了，三个贵公子下了马，并肩进了酒楼，立时有股夹杂着炭火、酒气的浑浊气味扑面而来，三人不由皱紧眉头。

都会市徐家酒楼在京师之地颇负盛名，除陈年佳酿之外，这家酒楼的厨子头，做得一手别具风味的腊羊肉、酱汁牛肉、烧鸡翅等几样下酒菜，因此长安城的王孙公子时常光顾这家酒楼。时至三九严寒，客居长安的游人商贾，便拥至城中的酒楼、酒肆，笼盆炭火，吃几角好酒，寻那冷棋三战、温酒一杯的快乐，徐家酒楼更是生意兴隆，人声鼎沸，客官吆五

喝六，大呼小叫，弄得乌烟瘴气。

罩青猊厚貉的青年公子道：“两位兄弟，今日这般好景致，若我等钻在市井酒楼吃酒，岂不扫兴！倒不如另寻个僻静处的好。”著貂裘的黑脸公子嗓门甚大，他嚷嚷道：“虞柔兄偏喜清静，不似我来渊只爱热闹，随遇而安，任是何处，多能将就。”少年公子笑道：“两位兄长，小弟倒有个绝好的去处，非但可以饮酒赏雪，还有天成的温酒之便。”虞柔双目一亮，“这个绝好的去处，敢是骊山温泉么？”“正是。”“不错，既可饮酒赏雪，又有天成温酒之便，果然是个绝好去处。”来渊摇头道：“这等大雪天气，居然能想出去骊山吃露天酒的法儿，如此风雅之事，亏裴爽老弟想得出来！三弟古怪念头之多，只怕当世不作第二人想了。也罢，某家今日就随两位风雅一趟，领略一下在骊山雪天吃露天酒的滋味就是了。”

早已伺候在侧的小二上前小心道：“三位公子爷可要小店酒菜？”虞柔摸出块五两来重的银饼扔给小二，“备十份酒菜，使车载着，随我等去骊山吃酒。”小二见着白花花的银饼，笑得眼睛都没了，打躬作揖，欢喜而去。须臾将陈年佳酿、冷食下酒及露天吃酒所需什物收拾妥帖，使人驾车，随三位公子出都会市后，取春明门，朝东奔骊山去了。

骊山属秦岭支脉，隋时归京兆郡所辖，位于今日陕西临潼县，从远处望去，形如一匹青苍骊马，故而得名。夕阳西下时，那山披一片金沙，端的是风光旖旎，十分美妙，故文人雅士称之为“骊山晚照”，列为关中八景之一。尤为难得的是，此山有处温泉，泉水常年不竭，触手微烫。早在前朝周幽王、秦始皇时，便在此间修建离宫，砌筑汤池，实乃关中一处名胜。只是北方自晋以来，战乱不休，几经沧桑，周秦

几代建筑，早已破坏殆尽，无迹可考。直至后朝唐代，自贞观年间始，在此修汤泉宫，至天宝年间改名华清宫，方又大大热闹了一番，给历代文人留下了不少写诗文的话题。此是后话。

俟虞柔、来渊、裴爽与众随从到了骊山脚下，有人迎面而前拱手道：“三位世兄踏雪游山，真好雅兴！”众人见是楚国公三弟杨玄挺，忙下马还礼不迭。杨玄挺戏谑道：“三位世兄拣这种天气联袂同游，莫非是为了凭吊前朝遗迹？”来渊抖去貂裘上的积雪大声道：“虞老大嫌都会市徐家酒楼腌臢，要寻个僻静处吃酒，裴老三便想出了用温泉暖酒，到骊山赏雪的风雅之念。”杨玄挺哈哈大笑，“我只道如此奇念，天下谁家兄与蒲山公方能想得到，未料裴兄竟是第三人！”众人一怔，随即均开怀大笑不止。裴爽道：“来二哥说在下念头之古怪，当世不作第二人想，实在大大恭维在下了，看来这当世第一人，只得屈居第三了。”众人又复大笑。杨玄挺上前执了裴爽一手，朝虞、来二人一让，“三位世兄何必另觅僻静之处，干脆在一块凑个热闹罢了。”虞柔道：“虞某几个谢过杨公子盛情，只怕搅了楚国公、蒲山公雅兴，反为不美……”

“虞世兄将玄感看得也忒狂妄了。”一言甫歇，走出两人。前边体貌雄伟，留了部美须髯的七尺大汉，正是礼部尚书楚国公杨玄感；后边一位面皮微黑，五短身材，便是将门之子蒲山郡公李密。虞柔与众人忙不迭地上前同二公见过礼。杨玄感仰天大笑，“能在雪天同聚骊山饮酒赏雪，当是缘份不浅了，三位世兄若不嫌玄感粗俗，请移尊步到前边同坐。”众人见楚国公亲自相邀，尽皆欢喜，便一齐去了前面温泉。随从搬过酒菜，又取胡床安排众人坐了。隋唐之时，人们出外，常

携胡床同出，然胡床非床，乃是用木支撑，上蒙皮革，收放由心，十分方便的坐具，今人称之为“马扎子”的便是。

原来杨玄感是隋朝重臣故司徒杨素长子，马上功夫十分了得，善使虎头金枪。他好读书，便骑射，爱重文学，有盛名于天下，四海知名之士，多趋其门。弘农华阴杨氏，本是中原名门，累世尊贵，当今皇帝杨广，赖杨素之力才夺了其兄太子杨勇之位而登大宝。杨素死后，杨玄感袭爵楚国公，迁礼部尚书，在朝文武，多是其父宾客故吏，长安子弟多与之交游。时有“一杨二李”三公子之说，杨玄感名居三公子之首，实非浪得虚名。

李密尽管其貌不扬，却是个多筹算，才兼文武的旷世奇才。其父李宽，自周至隋，数经将领，官至柱国蒲山郡公，乃是一代名将。李密在开皇年间袭爵蒲山郡公。他为人豪爽，视黄金如粪土，散家产周贍亲故，养客礼贤，无所爱惜。此人志气雄远，常以济物为己任，与楚国公杨玄感为刎颈之交，名居三公子之次。

虞柔、来渊、裴爽三人之父，均是当朝天子宠臣。虞柔之父虞世基，官拜内史侍郎，专典机密，同裴爽之父御史大夫裴蕴等，共同参掌朝政，正是当朝宰相。来渊之父来护儿，官拜右骁卫大将军，久领重兵。虽然三人俱为天子宠臣之子，但平日里品评长安子弟，对“一杨二李”三公子杨玄感、李密、李建成的人品才识极为叹服，故今日与杨玄感、李密聚于骊山温泉之前，均感十分欣慰。

杨玄感左手持须，右手去置在温泉中的盛酒铜卮中取出柄铜勺，亲自为他三人取酒注入各自的铜爵，“众位世兄，今日只管开怀痛饮，不必拘甚礼数，倘仍依旧时礼节，反将酒

兴败坏了，请。”六人举爵饮毕，果然温润爽口，毫无寒意，均赞不绝口。来渊天性好饮，嗜酒如命，且为人散漫惯了，不肯受人拘束，及见杨玄感以礼部尚书之尊，竟无丝毫拿腔作势之态，那份豪劲，直似行侠江湖的武林豪士一般，心中大悦。他咧嘴一笑，“某家是作不来假的。”说着自取铜勺，解渴也似连吃十数爵酒，又去食盒内拣肥狗撕下一条腿去，一手抓定，张口便咬，大块朵颐，比在自家府中还要受用自在。

几爵酒入肚，众人身上有了暖意，连那彼此间的感情也近了几分。杨玄感朝裴爽笑道：“玄感常闻家弟提及裴世兄贤名，对裴世兄武功剑术极为推崇，裴世兄倘肯赏脸，请舞一路剑为大伙助兴，让我等管窥蠡测之辈也开开眼，当不胜荣之幸之。”裴爽窘得双颊通红，“在下功夫粗浅得紧，不敢在楚公与蒲山公两位方家面前班门弄斧。”来渊见状趁火打劫道：“三弟一向自负得很，现在倒像怕见公婆的丑媳妇。”众人抚掌而笑。杨玄感又道：“家弟不才，可平生甚少推奖他人的，裴世兄过谦了。”裴爽只得起身，解去白狐轻裘，从背上取过长剑朝众人拱手道：“如此，在下只好献丑了，不敢说开眼，不过助兴而已。”言毕下场，挽了朵剑花，凭借山上地形，剑舞龙蛇，走了路起手剑。此剑大开大阖，刚柔相济，正是河东闻喜裴氏历代仗以在马上博取功名的裴家剑，剑使到好处，众人哄然喝彩。

杨玄感颌首道：“裴世兄剑法不俗，这路裴家剑果非寻常剑法可比，多是临阵杀敌的招式。”在场多为将门之子，对剑法好坏哪有不省的！众人自忖自己剑上造诣，均不及裴爽，故无不叹服。李密执着裴爽手道：“裴世兄有此身手，又有裴世伯在朝参掌朝政，何因自甘人后，拒官不受？”裴爽知他此言

因已由门荫而授千牛备身一职不肯接受所发，便笑着反问道：“蒲山公在大业初授亲卫大都督之职，不知蒲山公为何称疾不受，在下愚钝，尚请不吝赐教。”“非李密所好也。”“彼此彼此。”两人抵掌而笑，大感亲近。

众人复围泉畔，又吃了会儿酒，酒兴正酣，又有五六匹坐骑，由远及近，奔至骊山脚下。举目望去，为首之人面目清秀，颇有几分英气，他裘马轻肥，腰悬长剑，正是唐公李渊长子李建成李公子。身侧有个桀骜不驯的十三四岁少年儿郎，身背大弓，悬一壶大羽箭。众人见李氏伯仲亦到了骊山，因都是长安高门子弟，所以杨玄感、李密率先而行，虞柔、来渊、杨玄挺、裴爽等人相随，朝下迎去。

李建成老远抢先一揖，“建成兄弟有扰诸位世兄清兴，恕罪，恕罪。”杨玄感还礼道：“李公子多礼了，今日玄感几个在此饮酒赏雪，图个热闹，贤伯仲至此，平添几分风雅。”李氏伯仲与众人道过“幸会”后，也使手下将食盒抬过，把所带好酒置于水中暖着。

虞柔悄声对身旁的来渊、裴爽道：“‘一杨二李’三公子今日毕集骊山，好似事先约定了一般。”不想此话被距虞柔不远的李建成听去，他当即过来拱手道：“虞世兄，‘一杨二李’三公子之说，不过是长安好事子弟凭空杜撰的，硬将建成拉来凑了个数，建成不才，岂敢与楚国公、蒲山公比肩齐名！这三公子一语，虞世兄切莫再提。”虞柔还了一拱，“楚国公英雄盖世，名重天下；蒲山公才兼文武，谙熟兵法；李公子谦谦君子，有长者之风。这‘一杨二李’三公子的名头，莫说是长安子弟心悦诚服，就是天下英豪亦无不拜服，李公子何必自谦如此。”李建成欲待再辩，被杨玄感拉去一起坐了。

俟众人在胡床上坐定，杨玄感环顾左右道：“前朝书圣王羲之王右军，与诸贤尝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群贤流觞曲水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以一觞一咏畅叙幽情，得诗文数十篇，传为千古美谈。我等八人在骊山温泉，露天豪饮，以泉暖酒，已为奇事一件，若再有助兴之物，岂不大雅！”众人均呼：“此议大妙！”虞柔起身道：“我等也充它一回斯文，一爵一咏，效当日兰亭流觞曲水之法，请蒲山公大手笔写篇《骊山序》，刻石记文，成全一段佳话。”来渊嚷道：“这种酸秀才的行径，某家学它不来，某家只管吃酒。”李密出手一摆，“一爵一咏尽管风雅，却有步人后尘之嫌，不如诸位世兄，各展所学，一爵一剑，留一段豪兴好了。”杨玄感击掌叫绝，“此议更妙，蒲山公才智过人，非玄感所及。”

众人正说到热闹处，蓦地一个中年汉子抢到跟前，纳头便拜，“草民叩见万岁。”众人相顾愕然，不知所以。李建成上前将他搀起，“仁兄差矣，我等几人在此吃露天酒，并无圣驾在此，‘万岁’之称且莫乱叫。”汉子爬将起来用眼瞅了一遍，口中连呼：“奇了，奇了。”杨玄感朝他一揖，“足下敢是乙弗先生？”“草民乙弗弘礼。”此言一出，众公子无一怔。众人原以为，以相术与袁天纲、张憬藏齐名的乙弗弘礼，必是个有道骨仙风的高人，未曾想到竟是这么一个蓬头垢面的汉子。杨玄感又道：“玄感不知先生所云奇在何处，但望明示。”“草民途经骊山，见山上有紫微真气出现，知真龙天子在此，故不揣冒昧，上山叩见。及知圣上不在骊山，所以称奇。”众人遽闻此言，骇然变色，半晌作声不得。乙弗弘礼闭目自语道：“圣上既然不在此间，那在‘一杨二李’三公子中，必有一人是真命天子，弘礼适才大礼，不能说不值了。”他又微启

双目道：“隋主不能以德治天下，穷兵黩武，好大喜功，弄得国敝民困，怨声四起，必不能久有天下。隋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三位公子，好自为之。”

众人知他极工相术，当年隋帝杨广居藩为王时，曾召他相面。乙弗弘礼见王跪而贺道：“大王骨法非常，必为万乘之主，诚愿大王得天下后，多行仁政。”其后杨广果为九五之尊，于是乙弗弘礼名声大噪，天下尊为“先生”。

来渊是个莽汉，不识其中利害，他大声道：“好鸟择枝而栖，贤士择主而事，乙弗先生何不指明了三公子中谁是真命天子，也省却了某家许多麻烦！”乙弗弘礼闭目道：“所谓天机不可泄露。”一语甫毕，拖着长袖，转身下山去了。

众人兀自在那出神，只听“嘣——”一声弦响，一枝大羽箭应弦而出，正中乙弗弘礼后心。那汉子转过身来，右手食指指着立于李建成一侧的少年道：“竖子无道，坏我大……大事。”朝前走出数步，扑地而亡。

李建成扬手一掌将其弟打倒，“你……你怎地将他杀了！”少年爬起身道：“‘一杨二李’三公子的名头，已遭到圣上猜忌，若再传出其中有个真命天子，岂不是自召灭门夷族之罪么！不杀此人，传将出去，就是我亦少不得受连累！”杨玄感面有愠色大声喝道：“小小年纪，心肠竟恁地歹毒！”说毕拂袖而去。李密面带蔑视，也不同李公子告别，独自下山走了。虞柔、裴爽面面相觑，左右各一，将满脸怒容的来渊拥住，也下山去了。后边传来那少年掷地有声的话语：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这等妇人之仁，成甚大事！”

第一回 长安少年游侠客

隋大业九年（公元六一三年），正是麦秀捋须，笋尖露角的三月寒食冷节，时俗在节中三日，禁火藏烟。相传寒食节缘于春秋，晋文公重耳烧山逼介子推，介子推坚不出山，抱树而死，此后晋文公下令，在介子推死日，禁止烧火煮饭，相沿成俗，便有了这寒食节。长安士民在这三日中，争挑野菜，竞卖新汤，以糕点团枣为食，吃香椿芽拌面筋，嫩柳叶拌豆腐。

这日黄昏，月色朦朦，轻风拂柳，长安城通义坊御史大夫裴蕴府邸，巡夜兵丁掌着“裴府”二字的灯笼刚过，有条黑影从屋脊铺着绿色琉璃瓦的房顶跳落。此人身手矫健，轻功不俗，著一身黑色夜行衣，面蒙黑纱，背插一口厚背薄刃刀，虽算不得江湖一流高手，也是个会家子，饶是警卫森严的裴府和几十个府卫，他居然能人不知鬼不觉地潜进府来。夜行客将身子隐在竹影花荫之下，屏息静听了一会儿，足下一动，窜到一处卧房窗前，正待出手轻叩糊着轻纱薄纸的窗棂，斗觉左肩被人一把按住。夜行客翻手即扣来人脉门，一把抓空，身上已惊出一身冷汗，好在应变经验极丰，当下身体一纵，人已斜里飘出数尺，同时右手把厚背薄刃刀捞在手中。不料右手竟被那人拿住，“右期门穴”又吃他出指点中，再动弹不得。

来人拎着夜行客进到屋中，扯去黑纱，秉烛一照，不由

轻声惊呼：“原来是玄挺兄！……得罪，得罪。”急忙拍开那人被制穴道，深深作了一揖。“裴爽兄武功超群，玄挺难望项背，佩服，佩服。”

原来夜行人竟是裴府二公子裴爽至友弘农华阴杨玄挺。弘农华阴杨氏，乃中原名族，西汉名臣杨震及子、孙、曾孙，四世太尉，名重一时，而杨震正是其族的先祖。杨玄挺之父杨素是隋朝重臣，官拜司徒，为当朝正一品，归天之前，遗下七子，人称“杨氏七杰”。长子杨玄感，袭爵楚国公，官拜礼部尚书，有盛名于天下，名居“一杨二李”三公子之首。杨玄挺排行老三，与长兄极投脾气。

裴爽见他深夜秘密入府，行踪诡秘，知有要事相告，便道：“玄挺兄有甚要事欲告知在下，但请直言。”杨玄挺小心道：“家兄对裴爽兄的武功人品十分仰慕，玄挺亦敬你是个血性汉子，所以……”裴爽见他欲言又止，知事关重大，已料着几分，就将杨玄挺让至内室，关紧门窗后道：“玄挺兄为人甚是爽快，今日何故吞吞吐吐，敢是对在下信不过么？”“玄挺此番担着血海干系夜访贵府，岂有信不过之理！只是此事关系你我身家性命，非同儿戏。”“玄挺兄请明示。”“当今皇上淫奢无度，徭役征战，弄得天下不宁，百姓聊无生计。昏君当道，百姓苦役，隋祚气数已尽，这天下大势裴爽兄想必亦看得一清二楚。”裴爽颌首道：“果如玄挺兄所言。”“而今朝政坏乱，昏君又多猜忌，在朝文武百工，人人心中不自安，端的是伴君如伴虎，不禁惴惴。昏君好大喜功，去年出征高丽，九军三十万五千士卒渡辽，萨水一战仅二千七百人生还。昏君欲雪去岁战败之耻，又事征伐，二度出征……”

裴爽身为御史大夫之子，对朝中军国大事当然也知道个

大概。隋帝杨广二征高丽之先，杨玄挺长兄礼部尚书楚国公杨玄感主动请缨，愿为将领。皇上听后大喜，当朝赞许道：“将门必有将，相门必有相，固不虚也。”后委杨玄感以重任，去黎阳督运粮草。自古就有“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”之说，督运粮草责任之重大不言而喻。因此杨玄感此番地位仅次于陆路大将宇文述、杨义臣，水路大将来护儿。

“……家兄为拯黎民于水火，欲于黎阳发难，断其粮草，夺其天下。故阴遣家僮潜回长安，书召蒲山公李密及天下豪杰速赴黎阳共图大事。玄挺不揣冒昧，斗胆邀裴爽兄同行，不知裴爽兄意下如何？”裴爽听说名居“一杨二李”三公子之次的蒲山公亦在其中，怦然心动。自去岁骊山温泉与李密别后，裴爽又与蒲山公见过数面，为李密渊博的学识与超人的胆略所折服，当真佩服之至。他尝与虞柔、来渊提及蒲山公，无不感慨道：“能与蒲山公这等人物为友，实不枉此生了！”虞柔、来渊亦颇有同感。杨玄挺道：“裴爽兄，似你这身本事，不去挣它个出将入相的功名，岂不是暴殄天物么！”裴爽苦笑道：“玄挺兄，你我至交，当知在下生性淡泊，将功名二字看得极轻。”“裴爽兄，与其安稳守住祖上的基业，倒不如去沙场上一刀一枪来得痛快！不错，此番起事，十分凶险，但为救黎民脱此暴政，死则死耳，何足惧哉！”

裴爽为此语一激，顿觉丹田一股内力发出，在体中游走不定，他抬起头豪气大发道：“罢了！这百多斤就卖与识货的了。”杨玄挺面有喜色：“成者王侯败者贼，大丈夫若不能拼它一场，枉到世上走这一遭了。玄挺已约下了十几位世兄同赴黎阳，明晨就与蒲山公等几位世兄先行上路，望裴爽兄早作决断。”“玄挺兄请先行一步，不日在下必步后尘。”杨玄挺

起身一揖，“玄挺在大营恭候，告辞了。”

杨玄挺将厚背薄刃刀依旧插在背上，推开窗户，轻轻一纵，消失于黑幕之中。裴爽立在窗下，望着他所去方向沉思良久，摇摇头叹了口气。

河东闻喜裴氏，乃中原士族大姓，先祖裴茂，在西汉时因功封阳吉平侯、尚书令。此后历代显贵，源远流长。裴爽之父，是当朝宠臣御史大夫裴蕴，其与黄门侍郎裴矩、内史侍郎虞世基等参掌朝政，行宰相之职。裴蕴这一族，究其源流，则是魏襄州刺史裴绰一脉，裴绰名录《河东闻喜裴氏谱》，其列祖列宗均名见经传。河东闻喜裴氏，虽为士族高门，然隋前历朝，世尚武功，习俗使然，裴氏家族同许多名族一样，在历史上出了一些领兵之将，因而裴爽身为世家子弟，除流连于经史子集外，尤好琴棋书画之道和武功。可裴爽与其父兄不同，视功名利禄如草芥，生性淡泊，不求闻达，对其父兄挖空心思，揣摩主意，阿谀奉承，以求富贵，不以为然，尤其厌烦官场中尔虞我诈，勾心斗角之事，更不喜逢场作戏的应酬。也是对为宦之道悟得太透，故坚不为官，只求逍遥自在，所以至今他仍是一介布衣。人各有志，裴大夫也勉强他不得。未料好友杨玄挺深夜来访，请他出山，出于情义，他不好推辞，人家以杀身灭族天大的机密相告，信任于斯，已甚难得。况既知其谋，就是不想介入，也脱不了干系了。但他细想自己因不肯踏入仕宦之途，非但不习战阵，就是对诸子兵法亦未下功夫研读，只怕到了军中对楚公杨玄感也无大裨益。此外对杨玄挺将他拖入这场是非的后果也十分明白，因此叹了口气。

窗外清风凉爽，适才室内的紧张气氛被吹得淡了。裴爽

望着前边大堂飞檐斗拱之侧那半弯隐隐纤纤的银钩，喃喃道：“只怕自此往后，欲求自在逍遥而实不可得了。”

十余天后，天上淅淅沥沥地下着如膏无声、催花添柳的细雨，从长安往华阴县的官道上，来了位年约十七八岁的骑马少年。他著一身布衣长衫，肩背一个用布缝制的布套，明眼人一瞧便知罩的是件兵器，那匹坐骑黄骠马也极神骏。这少年正是裴爽，那匹黄骠马乃陇右伊州地方官送他父亲的礼物。裴爽进得县城，见前边有爿铺面，朱箔青帘，挑了个斗大的“酒”字幡，门首挂一副隶书对子，上书“野店投来，醉乡在此”八字，一块黑漆剥落的招牌上刻着“迎送客栈”四字。裴爽轻声道：“正是此家！”裴爽下了马，俟店中伙计接过坐骑缰绳，拍了拍身上尘土，便走到前边酒肆，要了两斤白酒和一些下酒菜，自斟自饮。其时客栈酒肆多为两用，后边住客，前边卖酒，给客愁乡梦的行人提供个独酌孤吟的去处。

这华阴县是州治所在，虽非闹市，却因地处东出潼关，西去长安的必经之路，东来西往十分热闹。自隋一统天下，结束了汉以来长达三百余年的战乱，经隋朝两位君主三十余年的恢复，物产丰饶，十分繁荣。华阴小县当然不能同长安、洛阳东西两京相比，只因占着交通之利，较之寻常府县又大不相同了。裴爽今日约另外二人在此会齐，一位是内史侍郎虞世基三公子虞柔；另一位是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五公子来渊。他们三人的父亲，均是当朝显贵，帝都之中，人多眼杂，三位贵公子结伴而行，诸多不便，就约定分道出京，今日在华阴迎送客栈见面。此刻裴爽早到，便挑客栈临街食案坐了，等

他二人。

裴爽何以会邀虞柔、来渊两位贵公子同赴黎阳？说来其中还有一段缘由。先撇开三人趣味相投，皆好狩猎习武以及三家世交情谊不说，当今皇上杨广，实是个雄才大略，才智过人的君主，也是个暴君，他追求骄奢淫逸，三下江都；穷兵黩武，数征高丽；搜刮民财，较之其父开国皇帝杨坚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直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。当真是为人主者一旦为患，才能愈强为害愈烈。而这三位公子的老爷子，都是助纣为虐之辈，他们私下言及无不惭愧。且三人生就一个脾气，不肯在隋朝为官，又喜豪饮，尤对义气极为看重。日久彼此难分，便效三国时刘、关、张之举，义结金兰，做了异姓兄弟。及虞柔、来渊得知裴爽欲赴前约，去军中助楚公杨玄感一臂之力，两位义兄就决定同行。

裴爽内力已有小成，以此为底，酒力非常人可及，两斤白酒须臾入肚，一斤多黄牛肉也见了底，酒意正浓，便呼小二添酒菜。小二拎了坛酒上前，殷勤道：“公子爷真好酒力。”话音未落，只听有人叫道：“喝寡酒有甚兴味，我陪三弟同饮。”这一声直似一记炸雷，小二惊得差点将一坛封缸老酒扔了。回身一望，进来了个铁铺掌柜样的黑汉，力大步沉，“噫”走至案前，“啪”一声，将单刀贯在案面，“哧”一下把行囊扔在桌上。小二惊得直咋舌，“这位爷好大嗓门！”

来渊从小二手中夺过酒坛，揭去封泥，“咕嘟咕嘟”一气喝了半坛，方解了渴，将酒坛朝案上一顿，“这等味淡水酒，也可以卖钱？快换好酒来！”小二一缩脖子，“客官，这是小店最好的酒了。”来渊怪目一瞪，“怎地，怕某家吃白食不成！”小二朝行囊斜睨一眼道：“不敢，小店乃本城老字号，百年老